

新詩組冠軍 盧勁馳



筆名不信，港大文學院碩士一年級學生，主修比較文學及文化研究，於十年前診斷出患有遺傳性青少年黃斑點退化症，以至嚴重弱視，在學習及寫作路上舉步維艱，於是學會在刺痛的文字觸覺中找到生活的真實。

寫詩於我，像任何一種活動一樣，需要一個身體。

打開電腦時，隨着熒幕上光度的加增，我的兩肩就漸漸繃緊，畫面上的影像轉眼成為一堆碎裂的光影。直到啟用一個朗讀軟件，抽痛的感覺已伸展至十指。軟件朗讀的聲線很刺耳，而寫下每一個句子的節奏，都伴隨着這些難受的音色而起伏跌宕。這或許是靈感的來源。——我開始感到呼吸困難，胸口像一個陷落的洞，有時，我還誤信精緻的文字可以暫時填充當下的缺失。

當我能為每一個痛楚的音節找到某種快樂，詩，就在我的感官裏完成。

這不過是一個夜深的海旁

這不過是一個夜深的海旁
你坐下，擦着大腿
我為你扭開我朮油的蓋子
還提起一次被蟲咬後
耳朵腫了足足三星期
你說真可憐！就一時忘了
自己的傷口^①

海面平靜，隱約地浮起
一個垃圾膠袋似的白影，妳開始慨嘆我們
久未閒蕩街頭，不像往日
求學的日子無憂無慮，而我無法如你一樣記起
那個你參加浸禮的晚上，坐在海旁的欄杆外
還有誰和誰。我只有低頭
盯着水面，因為前方的漁船
和岸上排檔的燈光太刺眼^②

至於海面呢？聽你說到
小時候赤着身體一頭撲進海裏

追趕一條魚叫神仙，若浮若沉
幸好家人及時發現，聽來難免好笑
那時你們爬出天遮，躺在天面上
仰視的角度一定很清朗，而我卻不能看
每次你在深夜的窄巷停了下來
我只懂耐心地藉着你朦朧的笑容
猜測你心裏對星空的渴望^③

這不過是一個夜深的海旁，當你朝海看去
憂傷地談及遠方一艘漁船的恐懼
我還以為是一則新聞照片，遺留在渡輪的座位
直至微微聽到你尖銳的情緒，我才感到厭煩
多此一問的指向水面上的白影。甚至由於惆悵
忘了抬頭，用手指拭去你臉上淚水的餘光^④

你說大哥大姊自此就害怕了海
而你自己呢？自從那次目擊母親發脹的屍體
就學會沉默地承受各種生活的慣常
總會在我無端的暴烈消散後
才意識到自己的悲傷。這不過是街燈無法平衡的兩端
傾斜垂落水面的映照，在視野不自覺的刺痛中
待時間厭恨身體的脆弱^⑤

這不過是一個夜深的海旁，我們可以選擇離開

但還可到哪個地方去呢？你已一再放棄預售明晚的戲票
在鬧市閒逛也是一個遙不可及的願望，還是選擇回去
你仍舊一個人走着沉默的一段路
我勉力在影子中趕上前行的腳步
直到門關上了
我才離開^⑥

我知道明天醒來
當帶着起床時痛患的兩肩
接過吵耳的電話鈴聲，朦朧間聽到
你愉快的聲線，讓我同時醒悟
這不過是一天病患的日常^⑦

① - ⑦ 見 p.83-84 鄭愁予先生評語。

盧勁馳：得獎感言

這不過是一段稱不上寫作心得的寫作心得——

記得幾年以前，我初學寫詩，對大師名著的閱讀胃口更大，那時聽人提到阿根廷詩人博赫斯是個失明人，心想他的作品於我應會有額外的共鳴。我去書店找來他的詩集。但我那時的眼力已不能直接閱讀書本，必須先把書轉換成供盲人使用的版本，才可享受閱讀的樂趣。於是我就把那本詩集拿去失明人機構找義工錄音。櫃台的職員隨手翻開那詩集，看見上面寫着一個叫「盲人」的標題，接着看到好幾頁分行的句子，就抬頭問我是甚麼書來？語調中彷彿暗示從來沒有人會拿這類書來錄音。我才意識到，原來現實中的失明人機構跟一個失明作家的作品還是扯不上任何關係。

三個月後，我到該機構問及錄音的情況，他們說等待錄音的書太多，還未輪到我；再過了半年，他們的答案還是一樣。我一氣之下把書取回，自行用電腦掃描軟件一頁一頁轉換成文字檔案，但由於掃描效果太差，我看着螢幕看得眼花繚亂，兩肩抽緊發痛，花了半天也掃描不到十頁，最終我還是放棄了。至今，那本詩集仍留在我書架的一角。

有時我總會在某種不自覺的聯想中，以為自己讀過了那本書。可能是看過網上的一些節錄，可能是讀過一篇短短的書評，也可能是看過另一個受其作品影響的作家的著作，我不知道。更可能是，我把以上圍繞在這書本的經歷當成了書的內容。

由於這個始終無法落實的閱讀渴望，我走進了那個早在博赫斯下筆以前已經存在的文學迷宮——

我在極度缺乏閱讀的情況下開始寫作，不斷向出版社索取書本的文字檔案，然後為着版權法一類殘忍的拒絕理由而自怨自艾。由於埋怨，我錯失了一切建立文化資本應有的理智，以及一切可以承載文字的語言慣例。我漸漸厭惡修辭，然後着迷於語言限度所指向極盡的無有之鄉。由於欠缺可供臨摹的大師巨著，個人的瑣碎生活就成為我唯一的寫作資源。其實我一直覺得生活本身沒有所謂文學不文學可言，但有時一些難以宣之於口的想法，無法得以印證的情緒，沒有前人指教的前路，往往讓我在那些迫於無奈的困窘中拼湊出婉曲的句子。我從來就不知道這些東西是否真正的文學作品，我只知道寫作的過程正支持着我面對那舉步維艱的現實生活。

今天，我把這些一直跟文學疏遠的殘疾人士生活一再置放在迷宮之內，但到底，這真的促進了文學想像與殘疾社群之間的交流嗎？若我把這本《城市文學》再拿去該機構錄音，那裏的職員仍會以同樣的口吻質疑書的用途。同時，我還繼續茫無頭緒的寫，繼續在以有限的詞句寫我無法把握的生活，這幾近偏執的堅持，彷彿以為當我的創作進步到某個水平，出版商就肯給我書本的電子文檔。當然文學創作與出版法例根本毫不相干，寫作從來就不會改變視障人士缺乏書本這個不公的現況。但我總是在寫，因為這是我唯一可以做的事情。

評委：陳義芝先生**評語**

從日常生活小節著墨，海旁、街燈下，處處有記憶，被蟲咬、閒蕩街頭、溺水事件，交織着星光與淚光。這座海已經不僅是現實的海，而是掩映在心中溫柔撫慰的海。

作者取景能力高明，戲劇獨白體的情境飽滿。最後兩節傳達：永不離開我們的地方，安於日常如病患般的日子。相依相伴的意涵，十分動人。

評委：葉輝先生**評語**

這是一首沉鬱的詩，可處處閃現朦朧的微芒——他看不清楚便只好相信感覺，所以也不一定是「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而是「沉默地承受各種生活的慣常」，是的，詩眼正好在於作者在結尾時一覺醒來，承受着「起床時病患的兩肩」的省悟：「這不過是一天病患的日常」。

也許這還不是這位青年作者最好的作品，但肯定是來稿中最動人的一篇。詩中有很多動人的細節——

兩個人，一個對病患習以為常，一個默默承受着死亡記憶，他們在世界一角，簡靜地撫慰各自的傷口，也不是不知道身邊的城市日夕變遷，倒是在各自不幸的處境中反照出身外的傷痕。

正因如此，我認為也不必計較些微「語言技術」上的小瑕疵了，比如說，為甚麼不可以體諒個別句子頗為明顯的亂碼？

評委：鄭愁予先生

評語

〈這不過是一個夜深的海旁〉是存在主義非常濃厚的一個作品。

- ① 白話的散文式敘述的行進「海旁」不如給一個地名，而且和我的經驗，像「耳朵……」對詩的中心表現不具意義。
- ② 寫實的，沒有隱喻造成層次，敘述也未給出含有表現中心的情節。
- ③ 「垃圾袋」的現在海面與過往「赤身……撲進」的海面做了對比但不能使讀者聯想「小時候」。段尾三行有好的場景，但與「海旁」主題無涉。

- ④ 夢幻的，潛意識的，有些令人恐懼、厭惡的——
「白影」，這是這首詩在海旁的中心話題麼？
- ⑤ 寫街巷、街燈，有不錯氛圍——悲傷的經驗。
- ⑥ 又是有「存在主義」的表現。
- ⑦ 哎！存在主義，但必須與美學共生共存，才能成詩。